退庵隨筆

退菴隨筆卷七

福州梁章鉅茝

政事二

康熙二十九年　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門名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媼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觔今止用六七

八萬觔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觔今止用百萬餘觔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　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　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墻垣俱用尋常磚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

費用甚奢與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
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間
今皆現錢僱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
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又
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年
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
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
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

我　國家黜奢崇儉世所共知而　開國之初即已撙節減省至於無可復加則非恭讀
典謨而何由得其詳悉哉

雍正元年
勅諭各省鹽政官員曰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抑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而奢靡之習莫

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恆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爲泥沙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皆然而淮揚爲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言哉爾等既司鹽政宜約束商人嚴行禁止出示曉諭諄諄勸戒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禮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若仍前奢侈不知悛改商人必當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欽此謹按商人惡習百十年前卽已如斯今則

商力愈疲而後風愈甚非重申
聖諭而以重法隨其後又烏由挽此頹波哉
乾隆八年
諭曰朕惟養民之典莫要於務農州縣考成固應用是爲
殿最而向來功令不專以此課吏者因其事甚樸無可炫
長其迹似迂驟難見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難周有司之條
敎易飾不似催科聽斷捕盜等事之顯而有據也督撫察
吏每於此等本計轉視爲老生常談漠然不甚加意以致
州縣之吏趨承風旨專以簿書期會爲先而農事反居其

後不知爲治之道本舉而末自隨之如果南畝西疇人無餘力于耜舉趾日無暇時則心志自多淳樸風俗自鮮囂凌人知急公而閭閻無待追呼矣人知畏法而盜賊因以寢息矣本計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如此則州縣之考成似疎而實密卽督撫之察核可簡而不繁若夫朝令夕申意非不美束縛馳驟適以擾民爲督撫者當善體朕意毋視爲具文毋事於塗飾誠實心化導其屬俾屬吏亦實心勸課其民庶幾野無游隋之風家有蓋藏之樂欽此謹按歷代劭農之詔無有似此之深切著明者此大僚庶職所

當心體力行卽蔀屋窮簷亦宜家喻戸曉也

昔漢詔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雖似虛揣之詞而其理則至當而不易今天下戸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以今之民耕今之地卽使竭力耕耘兼收倍穫猶虞不足若再民多逐末地多拋荒一穀不登卽資賑濟將何以善其後昔虞廷咨牧食哉惟時而水土既平卽命棄以播時百穀禮樂兵農皆在所後周禮爲治平之書其時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是不兼

此任者乃今之大僚庶官知農者已鮮夫不知將何以課考漢志農九家百一十四篇今悉無傳蓋古無不學之農阿衡耕莘周公明農降及漢晉南陽之躬耕栗里之荷鋤猶其遺意後世農勤耒耜而士習章句判若兩途故農習其業而不能筆之於書士鄙其事而末由詳究其理即今世所傳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諸書亦不過供文人之流覽實於服田力穡者毫無所裨近吳霽峯中丞邦慶在直北輯澤農要錄李蘭卿都轉彥章在江南輯催耕課稻編而潘功甫舍人曾沂日以區田之法勸導其鄉並詳筆之於

書以貽遠近居官者果就此悉心講貫見諸施行使天下之民皆盡力於南畝未必於斯世無裨也
勞民勸相之事不但農田而已即如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若能爲督率指畫嚴禁非時之斧斤奸徒之盜竊皆於小民生計有資而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孳字以時其利亦不淺是在良司牧之視民事如家事而已
地方倉儲缺額自以買補爲先然當視年歲之豐歉以爲

緩急之準倘逢歉歲而必急買未有不病民者乾隆年間戸部侍郎英廉因連年截漕平糶以致京倉缺額請於江浙捐納貢監儘收本色另行收貯如遇截漕之年即於次年照所截之數補運京倉其時安徽巡撫託庸亦奏請將安省存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儘可碾米分年附於漕船搭運進京以補倉貯兩疏同時並入

上嘉其酌濟倉儲頗見勇往而其事並未准行因又

通諭中外曰陳編所載餘三餘一之文固爲足食本計第在當時原屬地曠人稀又列國各守其封域持籌者可以

隨宜措置耳以今幅幀之廣生齒之繁歲即屢豐而三農九穀祇有此數採購於官庾捐輸於紳士條欵雖殊其爲地方所產則一與其輾轉挹注名異名同又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間俾饔飧倍爲饒給乎朕御極以來會議直省倉儲寬裕買補旋聞市價增長即令停罷蓋以小民未獲將來糶貸之利而先受目前食貴之艱譬諸日食四鬴者先奪其一二而語之曰吾將爲爾他日待哺計也彼不生感而生怨矣況朕念切民依偶值偏災即截漕動以億萬計向年來糧艘正供自足太倉之粟可預備二三年而贏此

亦足矣計臣卽鰓鰓較量朕皆不以爲然國家昇平富庶內府外府均爲一體凡官廩兵糈之數豈關於供若以補漕糧而議捐穀又因議捐穀而先運常平不獨徒費輸輓之勞且他省聞風踵事地方因緣壟斷必致米價踴騰閭閻轉滋弊累卽云不動聲色似此多立規條轉相仿效其爲聲色更何待言揆之經常不易之道惟爲民食留其有餘國用自無不足居今承平日久戶口增而產米祇有此數倘民間或遇必資通融協濟之處亦不過臨時善爲補偏救弊耳無他一勞永逸之計也至執三十年制國用之

說拘文牽義更制而事不可行譬之封建井田之舊法又豈可復議於今日哉大哉
聖謨高出常情萬萬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臣工之一知半解烏足以仰企
高深哉
聖人言均無貧今天下之不均甚矣焉得而不貧於是有倡爲限田之論者然漢唐皆嘗議行而罷似道行之浙西遂大擾蓋其名雖正而其實難行乾隆初年漕運總督顧琮曾奏請舉行限田每戶以三十頃爲限

諭曰爾以三十頃爲限則未至三十頃者原可置買即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民何益於貧民況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問仍屬有名無實必須戶戶查對人人審問其爲滋擾不可勝言夫果滋擾於一時而可收功於日後亦豈可畏難中止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而顧琮猶以爲可行請率領地方官先於淮安一府試行之朕令其與尹繼善熟商今據尹繼善陳奏難行之處與朕語不約而同則此事

之斷不可行斷不能行實出人人之所同然又豈可以嘗試特降旨曉諭顧琮此事着停止
聖明洞察於幾先彼好從事者又何所容其置喙哉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在今人不免下考在古人則以爲美談然此猶分撫字催科爲二事也余以爲欲催科必先撫字撫字盡其心則催科即撫字之一端事可不勞而舉余官東南時每持此論以訓飭牧令等蓋信者半不信者半嗣讀趙清獻廷臣康熙初奏疏則已先我而言之矣其詞曰夫征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卽百姓受

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殷勤加意有司之督撫必於催科試其賢能盡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流水紅簿必用親手甲乙完欠毫忽經心此不假手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欠戶有散欠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欠多者赴比自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大戶避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數大多則交納不

及限太勤則奔馳不遑宜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留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分限而比先見征後帶征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鄰省協餉解院項下約數先征俸薪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且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禁絕差擾城有歇保則除之鄉有坐催則撤之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閻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遇殷戸大戸盡數先交者量給獎勵有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者矣遇窮民小戸有穀帛而無售有雞豚而待市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有感激流涕因之相

勸全完者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急公好義人情皆然若止以箠楚爲能使民間重利借債減價賣產錢糧雖完而地方則壞矣

程春廬曰今日國計民生之困其故全在幣輕自前明以至我　朝皆以錢與銀二品爲幣相權而行伏覩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間百物之估按之於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幣輕甚矣而官之俸兵之餉所得者幣耳民間如富商巨賈皆操幣以逐利者也紳士吏胥僧道役夫奴僕皆以幣爲衣食者也惟百工與農需幣畧少而關之則

勢亦有所不行幣輕而用愈繁天下無三倍於昔之幣有三倍於昔之用而取民之制如賦稅之入不能以其幣輕而益之至於　國帑歲下雖循常則而有司竭蹶則必他有侵冒以爲取償即如河工料價軍需口糧之屬已不能不溢於例矣然則幣輕而不足於用其病於國又必然之勢也夫幣者上之所制以馭天下之富然而其輕其重常轉移於下而上不能與之爭葢古有以幣輕而更之者龜貝鹿皮大錢五十當百之屬是也古有以幣不足於用而益之者鈔是也數更幣則民不信不信則不行縣益幣則

百物騰貴而幣愈不重然則欲其幣重而足於用是當求之民矣蓋民多務本則幣日重民多逐末則幣日輕夫菽粟布帛齊民衣食之所資也民貧而至於凍餒皆貧於菽粟布帛而不貧於他然而賤菽粟而貴珍錯賤布帛而貴文繡於是百人致之以給一人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卽其舍本而逐末者也故奢儉者貧富之大源也誠使工無作淫巧商無致罕異驅游惰之民而返之南畝令菽粟布帛之積所在充物如是久之則百物之估當無不平者而幣重矣歷觀前史當一代盛時其幣

必重繼則日患其輕則盈虛消息之理可見矣

白太傅長慶集策云賦斂之本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窮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

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輕重使百貨流通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

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繫人於
芭桑之本者矣
解大紳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
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顧亭林云愚以
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
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畧倣劉晏之遺意量其
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糴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
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
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按前明正統十二

年巡撫直隸周文襄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蓋解大紳籌之於豐歲周文襄行之於歉歲顧亭林則直以爲常行之法留心民瘼者愼勿失其時哉

顧亭林曰華陰王宏撰嘗著議以爲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帥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

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不煩程督矣又吳華覈嘗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協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而府藏自充矣按此救之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斵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生財之道不外開其源與節其流今日財源之竭甚矣雲

南之銅年年缺產何況金銀則惟有節其流而已而今日之耗金銀且愈甚卽如豪家器皿無不用銀者矣然猶有銀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物而一去不復返矣然猶有物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錢而暗中之耗不可問矣相傳將洋銀銷復爲銀其銀色水必低一二成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鴉片而耗中之毒愈不可問矣且不但銀也婦人之首飾無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金存也乃至佛像之塗飾寺觀之裝修日費一日矣甚至店面之招牌用之門樓用之人家之門扁用之廳聯用之吉事之屏幛用之凶事

之聯軸又用之畫家之設色用之書家之牋絹聯箋又用之一銀器也有貼金又有鍍金一漆器也有描金又有堆金一蟒袍也有蹙金又有織金蓋今日民間之耗金較之耗銀爲尤甚也昔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不若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耳日知錄歷考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輿

光元年於五緞大寺內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即箔字十萬翻修法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幛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淸昭應宮甍栱欒楹全以金飾所費巨億萬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

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
皆金飾之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兩此
皆耗金之事然猶不過宮殿寺觀之用未至如今日民間
之踵事增華也今欲逐事逐物而禁之則不勝其擾竊謂
但嚴金箔金泥之禁則其弊亦當以漸而輕金一爲箔即
不可以復爲金泥由箔而成無箔則泥無所出考南齊書
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
亦嘗申明此禁仁宗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
紀元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犯銷金法庠

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絲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此皆載在史冊倘仿而行之則亦飭流之一端且未必無裨於風化也

陳仲魚鱣曰古言國奢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非徒禁其奢已也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雕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尚如房室舟輿無不用玻璃衣服帷幙無不用呢羽甚至什物器具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錦曰洋布曰

洋靑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來紅毛英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有識者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敵衆人慕之其始達官貴人尚之浸假而至於僕隸輿儓浸假而至於倡優婢嬪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致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適遇盜船每被其刼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之珍

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懸不畏死之徒冒險以往蓋俗之所尚利之所在故也夫民閒誠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競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之害吾不知其何心昔袁邵去濮陽令歸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高平劉整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經日不自安魏毛玠典選以儉率人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彼仁人君子以身率物雖尋常車服猶使人不敢過侈況奇邪是尚奢之又奢者耶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又

曰關執禁以稽禁異服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之防如此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齊之使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旣久去邪反正倘見有用外洋服物者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肯費己之財干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

古之放債取息皆有限制漢書王子表旁光侯劉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免陵鄉侯坐貸穀息過律免則知古取息有律而重息之罪甚嚴也今赴銓守候者所假京債之息以九扣三分爲常甚有對扣四扣三扣者得缺莅

任之初債主已相隨而至剝下不足遂借庫藏以償之欲求其爲良吏循吏其勢甚難則京債之爲害大矣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我　朝功令凡外吏出京者分別道途遠近許如戶部借支養廉亦是此意此非惟勸廉之意恤下之仁兼可以杜重息刻剝之風乃猶有爲債主所窘而不克保其官者重可歎也

乾隆四十八年廣西永安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治
罪籍沒江西省並其兄撫州照磨葉道中查封
諭曰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
將其兄弟貲產槩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析
盡免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託言財產未分任意隱匿
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貲亦何以示警嗣後有獲罪查
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據其兄弟人數分股
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十人每股應得一萬祇將本
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槩行給予

以昭平允棄道和一案卽照此辦理著爲令蓋因道中兄弟未曾分產之故至嘉慶七年八月重申爲令仰見
聖明之世大公至正無纖毫波及無辜也
古者體國經野因民授事凡鄉黨州里之閒皆以官治之考之周禮其法艮備大抵以士大夫治其鄉之事爲職以民供事於官爲役此馬端臨通考所以立職役一門也漢治近古亭長嗇夫之屬其職匪一於民之任役者則從而後先之唐宋以降士大夫多不屑爲自是凡治其鄉之事皆以役槩之其名屢變而弊滋多至我
朝開國之初規

模宏遠重民之力俾得專南畝之勤百餘年來天下幾不知職役爲生民之常分恭考天聰八年有漢官以差役重科之事陳訴於管戶部貝勒之前者

太宗文皇帝命傳集衆官諭之曰爾衆官在明國時所有人丁若干今有若干孰多孰寡何不細思之朕思我國雖貧爾等如此亦足矣欲令爾等與滿洲一例當差尚恐致累今爾等反言苦累過於滿洲滿漢官民雖有新舊皆我臣庶豈有厚薄之分乎滿洲出兵三丁抽一今令爾等亦與滿洲一例三丁抽一爾等以爲何如乎且滿洲之偏苦

於漢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牛彔下守臺淘鐵及一切工匠牧馬人旗下聽事人役等所出不下三十八當差凡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種以給新附之人每牛彔又出婦人三口又燿州燒鹽獵取禽獸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出征行獵後巡視邊墻守貝勒門及派兵防守巨流河在在需人皆惟牛彔是問又每牛彔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買補遇征瓦爾喀時又各餧馬二三匹從征又每牛彔復派護軍十名兵丁二三名往來驅使差回又令餧養所乘馬匹遇各國投誠人至撥給滿洲現任

房屋令滿洲展界移居又分給糧穀令其舂米釀酒解納每年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又發帑金於朝鮮貿易布疋仍令滿洲負載運送邊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兒哈於敎場看守皮張運送薪水朝鮮蒙古使至駐瀋陽護軍甲喇額眞各出一人運給水草若夏月至更有採給青草之役又每年採參並負往朝鮮貨賣每旗以一戶駐英格地方巡緝蹤跡又以一戶駐瀋陽渡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偏苦之處若不向爾等詳切言之爾等亦未必深信今滿漢均屬一國民人爾等何竟不知差徭之

少倍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也
諭畢衆漢官乃謝罪謹按　國初規制未備徭役之署此
其權輿厥後政平事簡與民休息不獨公家營造一民一
木不肯徒勞其民甚至城工河防及一切興築凡所以爲
民衛者亦莫不按日計工人給之直實未役一民也即至
陳師鞠旅又率用滿洲索倫之兵而近地之民目覩出車
耳聞唱凱身皆不與其役古稱從袵席上過師者今始見
之且所過之區蠲租賜復殆無虛歲民生其間狃於樂利
所謂襲狐貉之厚者不知至寒之悽愴享昇平之樂者不

知憚人之況瘁蚩蚩者氓沐休養生息之　恩竟若分所應得者學士大夫烏得不深思其所由然哉

吾閩外郡率多大姓聚族而居族人率以千計必有族長以總其事查雍正四年嘗有選立族正之例特因苗疆村堡聚族滿百人以上者保甲或不能徧查乃選族中人品端方者立爲族長以稽查匪類因地制宜本非通行之制今吾閩之族長不必皆剛方之品本在可有可無之數乾隆年間吾閩有御史奏請設立大姓族長者奉

諭云民間戸族繁甚其中不逞之徒每因自恃人衆滋生

事端向來聚衆械鬬各案大半起於大姓惟在地方官實力彈壓有犯必懲以靖囂陵之習政體不過如是若於各戸專立族長名目無論同宗桀驁子弟未必遽能受其約束甚者所託非人必至藉端把持倚强鋤弱多爲鄉曲之累正所謂杜弊轉以滋弊也謹按此正吾閩漳泉及臺灣之情形

睿慮精詳眞明察萬里之外矣

退菴隨筆卷七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八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政事三

王惕甫曰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

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戸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戸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劣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今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剝般之設始爲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淸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

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壩恐誤江廣回空卽就清江增船剝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曰者　敕下諸臣别籌河漕兩利之策似專爲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河流順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而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按

傷甫有轉般倉私說此其自序之文也前備考漢晉以後興廢成跡後分列十大端曰除衛籍曰裁衛官曰易漕艘曰省漕督曰建倉曰造船曰判職掌曰優俸糈曰備災賑曰兼懋遷審勢度時旁皇周浹洵可見諸施行蓋轉般之法實托始於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者以服爲納秸而服輸將之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於百里二百里其四百里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納於帝都但行百里

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夫三百里之民爲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足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然則轉般之法其來古矣

國家歲需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蘇松常鎭太四府一州之額幾及其半余嘗藩牧吳中畧知其數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爲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爲米四十一萬一千餘石計米折價直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需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上之出於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又不啻再倍過之官非

樂爲給也民非樂爲出也丁亦非盡飽厚利也以數千里之河而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儹有費淮安通壩驗米又有費官民俱困名實不符日甚一日伊於胡底物窮則變變則通而海運之說興焉以道光六年成案計之但動漕項正帑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沈痾之去體誠當垂爲定制乃踰年而卽罷不行此可爲太息者也蓋海運之利非河運比　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乃議者每執河運費財海運費人一二語試觀道光六

年一役海運果費人否耶而駁海運者猶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自道光六年一役諸無此弊而巧為論難者又刼以通倉之捎勒難以屯丁之安置慨以南兌易而北卸難眩以漕政便而河防弛此則存乎其人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且六年之海運其優於元明者有三因焉曰因海用海曰因商用商曰因舟用舟蓋承二百年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汛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講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

不足疑盜賊不足慮徽濕不足患以商運代海運則舟楫不待造丁舵不須募價值不更籌因利乘便事半功百此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又有四利焉曰利　國曰利民曰利官曰利商蓋河運之費如前所陳上既出百餘萬米以治其公下復須百餘萬津貼以治其私海運之費則用公而私可大裁用私而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此又河運所不能也成效彰彰如是而猶有百計阻撓多方恫喝必使此途萬不再開而後快果何心哉今必不得已而爲變通之計則將蘇松太二府一州之漕歲由海

運以爲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或亦補偏救獘之一道乎否則官與民爲難丁與官爲難而人心習俗囂於下黃與淮爲難漕與河爲難而財力　國計耗於上吾不知其所届矣

江南賦額之重甲於天下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太祖怒吳氏之爲張士誠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爲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困益深遷延至今日積月累即以蘇松二府計之較宋時原額增至七倍有餘較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約計蘇

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不均甚矣余蒞吳五年日思此事嘗密與潘功甫舍人(曾沂)籌議功甫為言明宣宗時周文襄撫吳與知府況鍾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制之多寡酌量裁減蘇州減至八十餘萬松江減至三十餘萬時戸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加之罪民困遂因以稍蘇今 國家愛民豈但前明之比果能體察情勢力陳於 朝未必不有變通之策余謂蘇松減賦在 國初已經屢行近來蠲緩頻施 國用不足若復議減誠有所難惟前人有均賦之議

但就各直省賦輕之地稍增之以抵蘇松所減之數要在他處不形其重在蘇松已利其輕而於　國家之正額仍無所絀此議在今日似尚可行時功甫之尊人芝軒先生方為大司農余亦適行巡撫事已屬功甫馳稟至京查開各直省賦額輕重細數以憑折衷乃京信未回而代者已至逾年而余遂謝病去矣此事與功甫往復商榷者月餘日至今猶耿耿於懷不能釋也

鄭蘇年師云煮海之利國賦為最多而濱海之民貧此為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盡屬於商貧民不得與焉所市

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便而地勢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鋌而走險則嘯聚如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盈歲賦之額夫國賦不可減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猶米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卽聽其所之奈何於鹽必限之以人限之以地乎昔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煑之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

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倣誠仿此意而行之將使民之貧者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可以爲商卽無人不可以自食其力上無損於國用下有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日久生齒日繁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於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則商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帑則病國商疲而舉富民爲商則又病民近日舉商之害亦已烈矣夫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殖而落之豈治計之得也哉

日知錄載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

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此論鑿鑿可行邱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稉稻來東吳爲證余於鹽法亦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又風煙渺吳蜀舟檝通鹽麻又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行鹽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行鹽地界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有不得不買私鹽之勢余嘗守荆州其地應食淮鹽亦嘗奉行巡

捕之格而民閒之販川私如故也細察其由乃知淮鹽從不能到荆州而川私順流而下其勢甚便其來甚多若必令民閒不食川鹽則惟有茹淡而已蓋淮鹽聚於漢口由漢口逆江而至荆州千里而遥而有風浪之險由漢口逆漢而至荆州千里而近而水道紆迴又惟值夏漲可行春秋冬皆須盤運則淮鹽之不能到荆州實地勢使然而分界之始謀亦不臧甚矣

近人因鹺政之敝又有將鹽課灑歸地丁之議西北諸邊地閒有行之者而其弊亦不可勝言吾鄉龔海峯先生官

甘肅時論之詳矣其言曰鹽課歸於地丁足救目前之急乃一時權宜而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民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地之民可耳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則非有力者不能有力之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畜牛馬賤積貴售小販皆領其貲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獘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官不配鹽則無人爲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騖是

縱之使爭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地瘠民貧之區勢不能免於拖欠其名雖不累官而其實官仍不免於賠墊豐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錢糧可以　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闌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今若歸

之地丁則永爲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獘四也此法若行不過數年其獘立見再思變法其勢愈難則何如愼之於始乎

我　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按古半兩五銖等錢皆紀銅之輕重此一釐字錢則紀直銀之數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鎭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寧府局鑄寧字安徽局又鑄安字蘇

州府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府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府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府局鑄福字漳州府局鑄漳字臺灣府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府局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府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府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府局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府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府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亦仍用鞏字密雲鎭局鑄密字薊鎭局鑄薊字宣府鎭局鑄宣字大同鎭局鑄同字臨清鎭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府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府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

局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亦照京局之例以寶字爲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遵行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　王制於錢幕鑄　國書以示同文折衷盡善洵爲萬世不刊之制乃近年所鑄之新錢遠不及舊錢之精好過此以往更不知何如則偷減工料者居其半私鑄攙和者居其半竊以爲私鑄之例綦嚴地方官失察處分亦重而數十年來引用此例者甚少恐由立法

過峻故官民皆相遁於法之外而轉至於無所創懲若能酌爲寬減期於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庶乎可截其流或亦維持錢法之一道耳私鑄舊例爲首者斬決私銷者罪同後改斬候失察之該管官知情者與私鑄爲首同不知情者革職降調有差

嘉慶年間蔡生甫學士之定以奏請通行鈔法左遷日下士大夫無不笑其迂者亦未考本朝故實也順治初曾仿明制造爲鈔貫與錢並行八年所造鈔一十八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爲額至十八年始行停止然其時所造鈔甚少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而無

弊金元以來鈔法之弊在於錢不勝鈔鈔既日多錢行日少於是鈔輕物重終至壅格而法遂以窮邱瓊山所謂鈔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蓋鈔虛而銀實鈔易僞而銀可久鈔難零折而銀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特銀匱而錢窮有不得不用鈔之勢則亦救時之急務哉而前代恐鈔法之阻滯並銀與錢而禁之甚至用銀用錢者皆以奸惡論則亦不揣其本末矣

邵國賢寶云禹之治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

效甚小今之治水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水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其有衝決之患宜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遏漕要路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

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淸不及臨淸矣又恐壞濟甯不及濟甯矣又恐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然則居今日而言治河賈讓上中二策旣未易施行則舍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別無善策昔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詔亦曰夏后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乃今之治水者舍賈讓救敗之術以爲迂而

專從事於隄塞勞費無已妨運病民伊於胡底哉

古人只言治河後世始言防河賈讓之上策在漢已不能行則在今人又豈有一勞永逸之策今日南河之難治甚於東河人皆知之海口之淤墊爲全河之害人亦知之余官河上三年細加體察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墊則當專治海口今受病之河實不在尾閭而在中膈則當兼治河身時有議由灌河改移海口者又有議由射陽湖改移運口者皆經親加履勘而知其斷不可行者也至於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具本靳文襄輔疏淤之成法當時用之於未

淤之先自可使沙隨水去日起有功今用之於旣淤之後欲專恃此以蕩滌深通殊難見效又如對頭築壩以逼溜在運河易於節制若黃河則難以施功逢灣取直以掣溜遇沙底可以挑成若膠底則難以刷透此亦曾經躬歷試行而知其實無把握者也此外惟有束水攻沙之法可以永遠遵循卽潘印川季馴所謂以水治水者也或議增培隄身惟仗歲請金錢將黃河擡於至高之處而城郭居民悉在河底之下其勢何所底止然河隄不加汛水卽難容納此又明知其非釜底抽薪之計而不能不日從事於其

閘者也竊謂急則治標惟有預籌分派減流之路南河舊設分水閘壩最多往往不能暢消求其洩水最暢而復能助清刷黃者惟徐州蕭南廳屬之毛城舖係靳文襄所建當時分洩黃流最為得力其下注之水紆迴數百里澄清而達於洪澤湖湖水既高則堅守山盱各河壩使專從清口滔滔外注徐城以下之漲水既可分消而山安海防一帶積淤亦得全資刷滌惟壩座久湮迴非靳文襄舊制力加鈐束恐分洩仍屬不靈若必收暢消之功則湮沒近處田廬實所不免然較之王營減壩則害少而利多轉移之

機宜實無便於此者唯在預先堅修閘門廣籌去路而已道光五年秋黃河盛漲余曾有請開毛城鋪之議衆皆韙之以地非所轄不能力爭憶吾鄉莊復齋觀察亨陽當乾隆初曾請開上流水道有自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穎泗各州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上下河皆壞之論又有詩云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道北口亦徒封亦可謂瞻言百里者矣

今官北方者以開水利爲興利官南方者以開水利爲除弊其實北方水利興則水得其用自不至泛濫爲災南方

水利修則水有所制並可收灌溉之益興利與除弊常相因也昔歐陽公作唐書地理志實兼志河渠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十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而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遑講求者矣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今則北方之吏鮮不以此事爲迂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南方之吏又日困於徵比之勞簿書之苦而

不假以為無怪乎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許力臣承宣謂天下無無水之地即無不可溉田之水古者衆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不聞其仰食東南也蓋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過耳按今人言水利者無慮百十家而通徹南北源流利弊則此數語盡之竊謂西北之興水利惟當使由而不使知全在一州一縣一村一里各自董勸枝枝節節為之且不必達之
九重且不必督以大吏聽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愈推

愈廣自有會通之時卽終不會通而各受各利亦有何不可乎今之病根卽在昌言興西北水利可減東南漕賦二語議論愈明暢愈格不行而舉世不悟豈不可笑

李文貞曰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無山無河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資灌溉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王爾緝有井利說兩篇見切問齋文鈔

水爲地之險酒爲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虣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

嘗聞黎襄勤世序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栽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

方靈皐曰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羣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

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儉而去酒乎

乾隆初年北五省大吏議燒鍋躧麴之禁言人人殊直隸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歉收之歲而稍寬於豐裕之年本地釀造零星者毋庸禁止惟不許麥麴燒酒出境而嚴禁肆行躧麴與販者河南疏內以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豫省酒多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麴之科而嚴廣收多躧販賣之禁甘撫疏內以甘省並非產酒之

區毋庸查禁晉撫疏內以晉省燒鍋可寬於豐年應禁於
歉歲陝撫疏內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不得已而用
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專用米糓細糧轉於民生未便
況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槩禁惟躧麴開行遠販
宜嚴加禁止陝督疏內則以為燒鍋當禁而不可以必禁
禁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歉年自宜禁令加嚴其
躧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至山東巡撫因二麥歉收
嚴禁燒鍋躧麴竟有毀棄釀具畏法改業者有自行出首
者則行之已著有明驗者也按燒鍋一事各省情形不同

故辦理亦不能畫一自可齊其政不易其宜躧麴一項係燒酒盛行之源躧麴多則私燒必廣有損蓋藏且富商巨賈肆行躧麴廣收販運易於查拏不致滋擾平民禁之以清其源裨益甚大故各省陳奏衆論僉同也

郭復齋 起元 曰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始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荔枝龍眼柑橘橄欖之屬已耗地三之一然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謂可驅寒耳今則徧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爲用

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復齋吾閩人宜其爲桑梓遠慮如此而余嘗蒞甘肅屢欲申蘭州水煙之禁詢之紳士皆以爲斷不能禁而徒以擾民蓋今日之喫水煙者徧天下其利甚厚利愈厚則逐末者愈多甘肅地土磽瘠甚於吾閩循此而不知返則本計益絀農利益微甚可慮也

吾鄉顏光衷懋猷所著官鑑言救荒之事最備有先先策者謹未然也有先策者備將然也有正策者有權策者壽

已然也湘陰王朗川之鈇言行彙纂所載林希元救荒叢言亦好如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戸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寛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按救荒事極繁重而其綱領不過此數端求可以一言蔽之者則盡心二字而已憶道光辛

卯秋余蒞吳中值江淮大水流民蔽江而來者日以萬計
吳民惶惶余與守令等盡心籌畫出示募捐一面給船資
送一面設廠留養親與城內外巨紳富戶約不必匯立局
勸捐故套亦不必設專管欵項之人惟在富而好禮者各
量力而行稱心而出或獨任一廠或分襄一事或繼衆捐
所不及或補官辦所未周彈壓仍歸有司出納自爲經理
認辦之事既定卽榜示災民口數並大標捐助姓名使受
者知食所自來施者知錢所自往合計自秋至冬三月餘
日資送出境者六十餘萬人自冬至春五月餘日蘇州城

外設廠留養者四萬餘人凡三十七廠外郡州縣視此有差其在蘇廠者余復倡捐棉衣袴萬領聞風好義者又從而附益之故竟一冬數萬人無啼饑號寒疾病死喪之事迨壬辰三月始陸續厚資回里時潘功甫舍人復以籽種贈之沿途頗有頌聲以爲吾屬歸不少一人且增新產兒數十百輩余曾繪成目送飛鴻長卷屬同人作詩紀其事倘亦他日采風者所不廢歟

唐德宗朝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

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臣請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餘還爲民德宗善之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所費不貲臣請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尼及女冠輸絹二疋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二教不耕不織且絕繼嗣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

有爲人爻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者許在寺觀餘悉還爲編民收寺觀以爲廬舍議上皆不行孟㧒菴師曰此三議俱可行定寺觀之等則興造不得行立征輸之制則僧尼有所畏酌年齒之數則少壯無所容循是爲之僧道不出十年將漸廢矣舍此不爲至會昌時乃欲一槩剗除之封刃關上毋亦近於不教而殺耶

𣈤州申學坤信道學甚篤見僧衆以福田誘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所謂伽藍者侃

侃而爭曰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烏鳶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輩借施捨以生君必使之饑而死曾視之不若烏鳶蟲鼠耶其間破壞戒律自墮泥犂者誠比比是然因有梟鳥而盡戕羽族因有破獍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募化亦謀食之一道耳必以其不耕不織爲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論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

轉乎溝壑姑勿具論桀黠者鋌而走險將何以善其後耶
昌黎闢佛尚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而徒
浚其生豈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南城鄧葵薌曰二
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二氏則譬
猶爝火也陂池也繼日月之光分江河之派亦能有益於
人無害於日月江河者也然古人闢之不遺餘力者何也
曰彼所值之時有不得已焉者也我　國家崇儒講學三
尺之童皆尊孔子雖有二氏奚足誣民且存其因果感應
之說未嘗不可警中人以下俾了然於殃慶之不爽是不

惟不惑於二氏而轉使二氏亦樂効靈於 盛世矣士生今日猶欲拾古唾餘竊竊然憂佛老不息周孔之道不著夫何異日月照臨而慕齋夫庶人之馳走江河順軌而議疏瀹排決之兼施豈不謬哉恭讀乾隆年間

御製詩序曰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之横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以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

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雷資畫具與詩材大哉

王言非尋常儒生所能見及矣

西番帕克巴爲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爲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卽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呼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相爲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卽如漢語稱僧爲上人喇嘛示寂後轉生爲呼必勒罕如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敎於佛

前誦經祈禱廣爲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爲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以掌彼教蓋蒙古最尊奉彼教與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行之既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出於一族竟與世襲無異乾隆時朝廷洞鑒其私製金奔巴瓶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衆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弊乃絕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

西洋人入中國自利瑪竇始其敎法之傳中國自利瑪竇

二十五言一書始大旨暗資釋氏而復明攻釋氏又明知儒教之不可攻故所著天主實義並附會六經中上帝之說其實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即釋氏覺性之說天堂地獄之論與釋氏之輪回相去無幾同時龐迪我又撰七克一書述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驕傲二嫉妒三慳吝四忿怒五迷飲食六迷色七懈惰於善迪我復發明其義一曰伏傲二曰平妒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坊淫七曰策怠則與儒書又何異惟以尊崇天主太過不免於迂怪夸誕其論保守童身一條或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

類將滅乃答以儻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更理屈詞窮爲釋氏所不屑道矣又有高一志撰空際格致一書以火氣水土爲四大元行而以中土五行兼用金木爲非然彼國所最擅長者在天文而推算量測仍不能廢五星則於彼說亦自相矛盾矣此其所以爲異端歟

前朝歷法大約遵守元代授時歷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等奉天主教來遊中國極言授

時歷之誤當時未之信也至 國朝順治二年仲秋朔日
食若望先期進時刻分杪起復方位至期 令廷臣公同
測驗諸法俱舛而新法獨合於是 令若望用新法修時
憲歷時天下初定海禁尚弛西洋人來者愈多散居中國
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
谿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
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等處共建天主堂三十餘所
入其教者厚與金帛無籍之徒羣相依附其餘遂熾有欽
民楊光先者著闢邪論又著孽鏡中星說選擇議摘謬十

論徧詈新法之非總名其書爲不得已又以若望等邪黨惑衆包藏禍心具請誅邪教疏於康熙三年赴部投遞下吏部會審若望得罪革職四年以光先爲監副光先五上疏辭職不准尋陞監正西法中廢後西洋人南懷仁復具疏訟寃又革光先職用南懷仁而西法復行至雍正年間嚴海上之禁拆毀各處天主堂止留京師一處俾西人修歷者居之其他有潛來內地妄稱傳教者皆嚴緝以法歷法既稱得人而邪說亦無自生矣

退菴隨筆卷八

南海曾釗校